

李健著

秦晉紀游

左權題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出版

定價每冊五角

不准翻印

著作者 李 紫 乾

印刷者 北京城印書局

發行者

秦晉紀遊序

古人以「讀萬卷書」與「行萬里路」並稱，足見旅行爲讀書者所不可少之閱歷。余自負笈就學燕京，課暇輒約一二同學，訪求古跡名勝，尤喜讀古人遊記。偶在筆記中見有述及名山大川之處，則欣然渴欲一遊，而時間財力兩所不許，亦徒託之幻想而已。北大卒業，走入社會服務，人事匆匆，糊口爲要。如較近故鄉之上方山，（即兜率寺）西域寺、小西天、妙峰山、明陵等處，亦迄未一涉足。友朋中閑談恒道及上方西域之如何美妙，余則瞠目愧赧而已。民國二十二年秋林師斐成有上海之行，便道返寧波故鄉察看。知余從未有遠行也，故事前約余隨行，以便多增閱歷，更可領略江南風土，用意良深，對我提携之情，至可感蒙。而余終以同事南旋省親假期在前，事務不能擱置爲慮，不果隨行。良機難再，亦憾我山水無緣也。

民國二十四年春，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將於陝西西安舉行常會。斐師因係執行委員須往參與，約余隨行，並擬於歸來時，便道遊臨潼華清池，華陰太華山，取道風

陵渡經運城，臨汾、靈石、介休，至太原，以踐阮君筱赤邀遊之宿約。如尚有餘時再朝五臺，經恆山，出雁門一覽雲崗聖跡，轉道平綏而歸。余以機不可失，一誤豈容再誤，乃將公事預爲摒當，商之同事，以此行約二十日爲期。按義賑總會會期爲五月十七日，爰定於十三日啓程。同意此項遊程者，除斐師及余外，尚有張昶雲先生，汪孟舒先生計共四人。經決定後，余乃開始籌畫此行所需，如行箱衣服等物，均預爲購置。又以此行經數千里，所歷多名山勝景，若不攝取照片以爲紀念；將虛此行。而余所有之二寸袖珍拍照機，嫌其過小，故擬另購三寸拍照機一具。商之汪孟舒先生，並經其介紹由東方照像館購得一具，於此行得益良多。汪先生長於攝影術，原擬結伴同行，後以他事牽扯，不得同往，少一遊山良侶，殊爲可惜。然先生爲余選擇拍照機，既合實用，而又價廉，余對之深爲感謝也。

余此番作初次長途旅行，對於旅途應備之物品，本極茫然。幸有金君在鎔同學預爲指示，並代爲尋覓旅行指南等書籍，殊可感念。余購有太華山誌一書，行前更數讀

傅沅叔先生秦游日錄及華山遊紀，俾可按圖索驥。至西安後，又承陳伯耿先生遠道遞寄旅行雜誌，得此登山良導，便利尤多。此行所攝影片共爲一百六十八幅，除重複及不清晰者外，餘百四十七幅，茲選其與古跡名勝有關者一百零四幅，編列次序刊入遊記，以供閱者之玩味焉。

太華古稱奇險，遊者多視爲畏途。余讀古人郭緣生述征記，及謝振定喬光烈屈大均諸公登太華記，述至攀登之難，羊腸之險，亦悚然而懼。行期決定後，乃走告陳師範衷，師笑曰「汝此行有如乾隆爺下江南，真是千古盛事。」蓋亦知余之從未有遠行也。又曰「華山絕險，以余揣度，汝與斐成先生，或無勇氣登絕頂，領略華山真面目也。」余體雖素健，亦深慮此行不能登絕頂，而慮此一行。第念至傅沅叔先生之五步一止十步一息之訣，於我或能適用，則勇氣又倍增矣。後斐師登山時腰腳甚健，下山後亦未感覺疲憊，此亦非余意料所及也。

此次遠遊所費，泰半由斐師給付，余只少籌零用及購置拍照機膠片費用，窮措大

能優遊於秦晉者，師之賜也。車發自北平抵鄉轉道入秦直抵西安，以至於西安旅次，自賴李仲華先生之關顧。歸途則均承斐師之指示。故往返數千里，從無一芥之遺，更未少罹不適。叨光師友，銘感何如。長安康寄遙老先生，遽於佛學，承代備汽車，導遊牛頭興教諸寺，不憚辛勞，一一指示，風雅殷拳，得未曾有。在并諸凡食宿遊覽，承阮君筱赤同學招呼，行時又承餽以山西名產食品多種，在大同蒙趙君實殷季平兩先生安排居處，規畫遊程，王君志成盛僕相餉，到處叨擾，私心至今尚覺不安也。

章元善先生謂救災不如防災，此實爲千古不滅之名言。余此行計經冀、豫、秦、晉、察、五省，所至均乾燥異常，災象已成，深感處處有防災之必要。猶記潘連茹先生生華洋義賑會開會時，在席上提議，山西擬推廣農田鑿井，以防旱災，請總會以有鑿井經驗之人才相助。陝西康寄遙先生亦有同一之請求。足徵講求水利，爲北五省普遍之要求，亦實爲救濟農村首要之舉，甚望當局指導推行，於防災二字多多注意，則北五省小民之幸也。

推行合作事業，現已公認爲救濟農村必要之工具，而真能瞭解合作之真意者，余知必尙不多。余前在稅校曾聆章元善先生對於合作事業之講演，雖已認爲有意味之學說，而迄未加以注意也。此次在西安華洋義賑會席上，復又得聆章先生講述合作事業在中國之發達史。本本源源，達一小時之久。此一小時之所得，實勝讀十年書也。國人每談及合作事業，必聯想及華洋義賑會爲其發端處。然尙不知該會得有如此之成績，泰半賴章元善于樹德兩先生從中主持，兩先生十數年慘淡經營，躬親指導，始有今日之規模也。章于兩先生對於合作學說之著述，亦頗宏富，今日喊「到民間去」口號者，以章于兩先生之身體力行爲法可也。

此行所經，關於風景方面者，陝之太華以奇秀勝，晉之晉祠，以清幽勝，大同之佛窟，以偉大勝。至於習俗，則陝民多儉惰，晉民尙勤儉，故晉省富庶冠於華北。至於交通，陝省當建設之初，成績已屬不惡。晉因當局之努力，在華北亦推爲第一。以言工業，則到處除舊有者外，毫無進步之足云，舶來品無往而不充斥，此實可痛心者。

也。

此行往返只十六日，對於各地民情風俗，絕無詳盡及正確之認識，僅憑眼前一瞥爲抽象之觀察，殊不足以當專家之參考。且余草此遊紀時，正當人心不定，平市金融風波險惡之時，匆以着筆遺忘實多。稿成付梓時，適郝景清如弟在平，特將整理校訂工作，託其辦理。附此誌謝。民國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房山李健序於北平寓次。

秦晉紀遊

民國廿四年五月十三日

即夏歷乙亥四月十一日

北平自入春來，雨水極少，

不但四郊麥田覺旱，即吾人居於城市，亦覺鼻乾口燥，需雨之殷，可想而知。乃於十二日晚細雨霏霏，頓感清涼舒適。十三日晨七時起床，雨猶未止，即整理行篋，七時半將所携之行李一件，

先運至東城，候與林師斐成之行李一并運至西車站，以便易於照料。到林宅後，斐師命余將行李三件先行送至車站，華洋義賑會張先生已在站久候，乃將行李交張先生，



第一圖

並請其勿須拴牌子，隨身攜帶，仍回至林先生處。蓋此時距開車時尙有二小時也。至九時餘林先生因尙有事須與金城銀行接洽，余乃搭車同行，至金城已九時半，距開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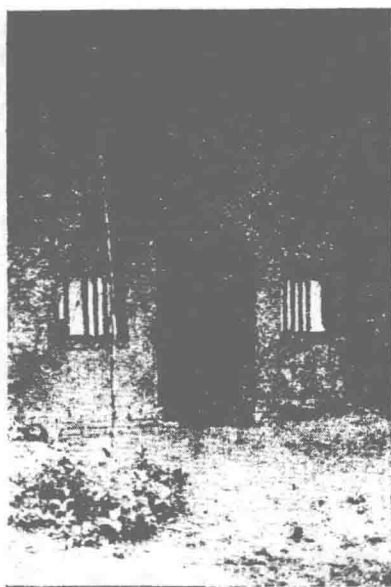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二 第

尙有半小時，忽念所帶之小提包及毛毯，均尙在林宅，行時匆匆忘記攜帶。余當時焦急萬分，蓋拍照機即存於提包之內，如不能携之以行，則將減少此行之興趣矣。正焦灼躊躇間，忽傳林宅李瀛山號房請余在電話中說話。比及詢以何事，則正爲提包之事，云已派人趕送車站矣。旋林先生出登車直駛平漢車站，下車後余即問提包送到否。云已送到多時，余心乃安。此時距火車開行時僅有五分鐘矣。李瀛山在林宅服務已十餘

年，小心勤慎，實甚可嘉，其辦事敏捷，恆爲他僕所不及，提包小事即可見其一般。及登車則見有程硯秋劇團包車字樣甚多，又見車站中送行者甚夥，硯秋衣灰色西服，週旋於諸送行者之間，甚爲忙碌。探聞此行除硯秋外，尙有侯喜瑞，王少樓，于振飛等名藝員五十餘人。此行係應長沙之聘，預計此行必載譽而歸也。少頃車即開行，於細雨霏霏中與金在鎔兄張董正兄等言別，余之長途旅行亦即從此開始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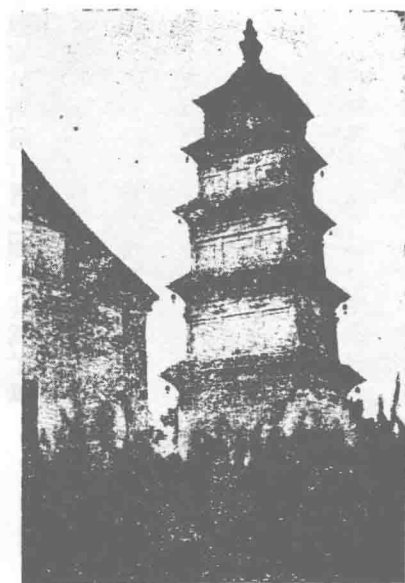
此行同伴均係華洋義賑會赴西安開會者，計有總幹事章元善先生，執行委員林斐成，張昶雲，周永治諸先生，此外更有工程師張季春先生，秘書李仲華先生。在車中



圖 三 第

比屋而居，談笑往還，故不覺旅途之寂寞也。

車係上午十時離站南行，午后二時抵保定。雨仍不止。途中所見麥田，均因缺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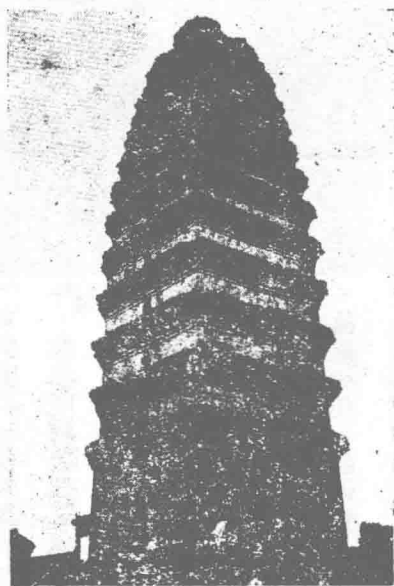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圖

，麥苗高不盈尺，除沿河之處，綠雲遍野，少能收穫外，餘則大半枯死。春旱已成，農民已大受損，又況秋苗尚未出土，來日正可爲慮也。三時十五分車抵望都，雨止而狂風大作。車行至定州，界則見麥田鋪綠，一望無涯，當可豐收。頗怪此間並非水田，據

聞亦久未落雨，與所經過各地何以懸絕若此。正疑惑間，李仲華先生忽告余，此地華洋義賑會曾有施工成績，言間指路旁之井以示余曰，此即前數年華洋義賑會指導民

衆所鑿溉田之水井也。余俯視田間果有水井甚多，農人汲水溉田工作甚忙，足徵人力可以勝天。如此則北方農夫「靠天吃飯」之說不攻自破矣。下午四時風力愈狂，黃沙蔽天，車行較緩。鐵路兩旁除黃沙而外，一無所見。同車人均靜寂無言，對此似均有無限煩悶者然。車至石家莊，有潘連茹先生登車亦係赴西安與會者，斐師即詢以自風陵渡渡河入晉途徑。據云同蒲路已修至臨汾，運城至臨汾一段可乘汽車，約有兩日途程，余（潘君自稱）歸來時將取道於此，彼此可搭伴偕行也。車行至高邑天已昏黑，同行者多已入睡，余輾轉不能成寐，每逢車停少久之站，必下車至站一看，蓋此時大風



第五圖

已息，月色正明也。硯秋亦至站必外出眺望，豈與余有同病耶。車行至順德，張季春先生亦因不能成寐，約余下車玩月，至站台見侯喜瑞等已先在此閒步，張君笑謂侯喜

瑞曰「京劇中之「搜孤救孤」汝當熟知，此地即程嬰匿孤處。」

第。侯藝員對此地似亦甚感意味，

連連領首不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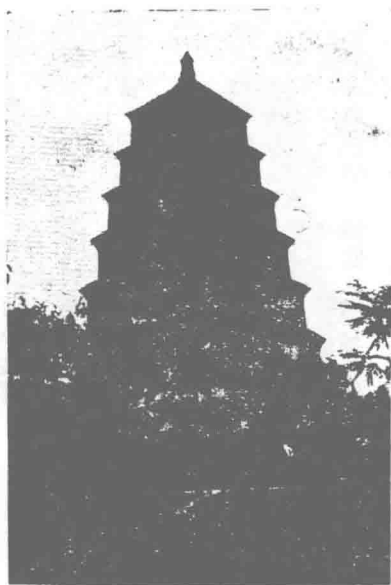
六

十四日

圖 車自順德開行後，余因已覺

疲憊，故能少睡，矍矍於車中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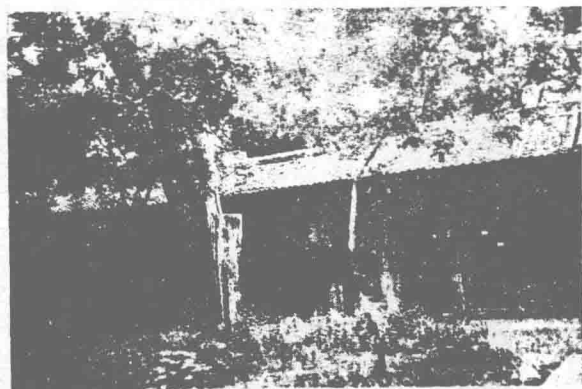
東方泛白，知將渡黃河。時正四



時一刻車已由黃河北岸開行，余急起憑窗外視，見波濤洶湧，確爲大觀。車行至中流而東方紅日已湧出於黃流之內，雖無「海天浴日」之美麗，要亦奇觀也。車渡河約十

一分餘鐘，越山洞而抵南岸。七時餘車抵鄭州矣。車入河南界後，因均在夜間，麥田如何雖未得見，然據聞多已枯死。由南岸至鄭州，則麥苗高不盈尺，早已乾枯，滿目荒涼，令人不快。按河南爲我國產小麥最盛之區，農民亦仰賴麥收爲全年贍養之蓄。灾象已成，或更勞華洋義賑會諸公之救濟也。

車抵鄭州行李等件



第七圖

由旅行社人員招呼移入旅行社招待所，探悉隴海西行車，必於晚十一時方能開行。此十六小時如何消磨，乃成爲同行者討論之焦點。子產廟舍利塔均在鄭州城內，且只餘頽垣絕無可觀之處。討論多時，始決定同往隴海公園。公園佔地甚廣，樹木蔭森，

布置清幽有緻，誠鄭州人士消夏之勝地也。據聞公園原爲隴海路之苗圃，積年經營，始有今日規模。至十一時半同約往五味和午餐，黃河鯉兩作，只以作法不佳，故覺不甚鮮美，而價值則較北平便宜多多。

矣。乃復約定晚餐，魚則以庖人自認最好之作法烹作。時方一時，斐師以車行一夜未得熟睡，而招待所雖布置設備均佳，然床少人多安睡亦恐不妥。乃同往大通路鑫開飯店覓一清靜之室，以圖安睡。斐師安睡約兩小時，余則

始終未能成睡。旋金城銀行鄭州分行經理金頌弼君來訪斐師，談至六時始去。至七時同往五味和晚餐，至則所定之菜早已備好，其黃河鯉用奶湯烹作，味道特佳，與中午



圖 八 第

所食者，直有天淵之別，冬菜鴨子亦頗佳，同人均稱好不止。飯後在商埠街市遊覽，見商戶尚屬繁榮，但據該地人士言，鄭埠經數次戰役，市面已衰敗不堪，現時市面雖



第九圖

稍復原，而紗廠粉廠營業均感不振，內戰流弊，於此可見一般。至十時即開始檢點隨身所携之物，至隴海車站。其站台甚狹且低，絕無平漢宏壯之建築。於十一時車抵站，登車後至十一時五十分方向西開行。

十五日

張季春先生在隴海鐵路鋪軌未達西安以前，已去過兩次。據其告余，「隴海路自洛陽起至華陰止，沿途工程之大，風景之佳，爲他路所不及，共經三十餘山洞，其中